



# 化作鳥人

## 專訪劉克襄

文——崔玉珍  
圖——劉克襄

# 鑲嵌於山林



在畫畫。」

劉克襄本來叫「劉資愧」，從「資愧」改名到「克襄」，其中的始末，可得打由他的父親身上話說從頭了。他的父親畢業於台中師專，學的是音樂，是個一心嚮往中國的知識青年，既和當時從事社會運動的老作家楊遠是好朋友，也參與過「讀書會」，但在「楊遠事件」發生後，那個懷抱著朦朧的理想青年，整個消失掉了！劉克襄的一首詩作，曾揣摩、記錄了父親這種轉換的心路。劉克襄的父親後來由教育界轉至商行，生活

「聽過，他不是叫「鳥人」的那個賞鳥專家嗎？」一位看點漫畫，比較熱中戶外活動的社會新鮮人說。

「我只知道他是詩人，得過時報新詩推薦獎。」一位向來只讀推理小說的朋友說。

「在台灣研究系列的書目中，翻閱過他的《台灣舊路踏查記》，覺得他很有心。」一位關心本土文化的上班族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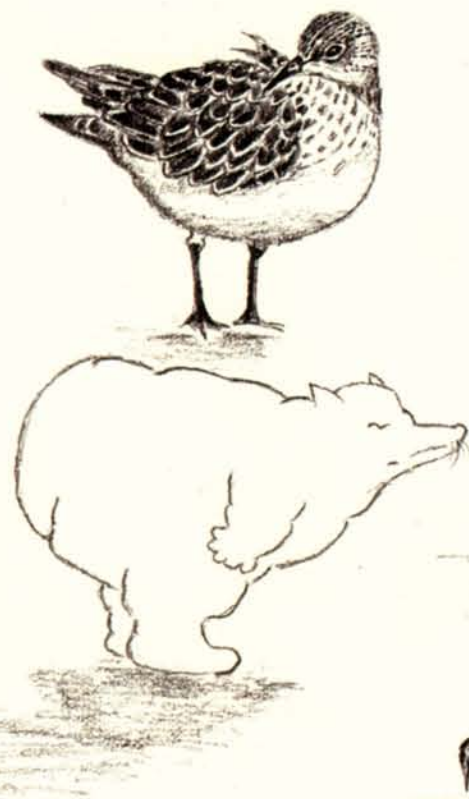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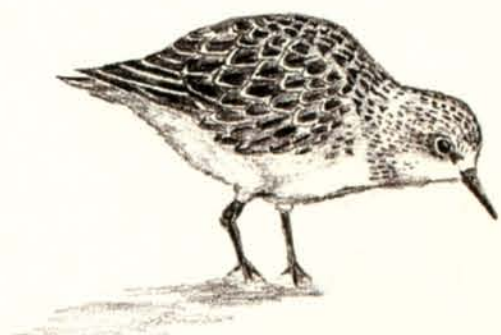
「很喜歡他的文字，很質樸，很清新。我有他的《風鳥皮諾查》、《座頭鯨赫連麼麼》兩本小說。」一位雜誌編輯連續用了三個「很」字來說。

他們說的同是這個人——劉克襄，資深副刊主編、報社撰述、詩人、小說家、自然觀察工作者。身分多樣、才具多面的他，近年來再又鑽進歷史旅行、古道與自然步道探勘的範疇。上個月，尚且添了一項「自然·文學繪本繪著者」的名銜。

### ◆詩人的鄉愁——兒時的家

一九九六年八月三冊精采的繪本才堂堂推出，立刻被台北誠品書店列為推薦，屏風式的大型看板，顯注的介紹劉克襄其人其書。當媒體記者好奇從未習畫的他，如何同時以三種迥異的線條和筆觸，成功的勾畫出教人眼睛一亮的水鳥、鯨魚、豆鼠的鮮活造型時，劉克襄驀地想到，其實自己學生時期的美術作業，幾乎全是母親代打的。

「母親的家境不錯，我外婆是幼稚園老師，在那個教育不甚普及的年代，她受的教育算是滿高的。我記得念台中一中，讀的是升學班，平日不上美術課，可是仍然要交一幅畫當成績，我沒什麼信心啊！我媽就幫我照著童話書《讓路給小鴨子》其中一頁，臨摹了一張，讓我去交差。月初，我特地打電話回家問起，才知道，原來我媽媽在高商畢業嫁給我爸爸之前，一直



〈林枝旺●攝影〉





◆從文字的描繪，再透過劉克襄感性聲音的敘述，那個井然靜美的兒時家庭，像一幕淡入的電影場景，歷歷在眼前。

（上、下）劉克襄 ● 提供 / （中）林枝旺 ● 攝影

形態也大不相同，而且父親在家中從不提及往事，以至於他成家立業後，某天偶見父親那雙於尋常生活中持酒、牌局酬酢的雙手，竟在父執輩家中的鋼琴鍵上，行雲流水般的彈瀉出蕭邦的曲音時，心中會生出那種難以言喻的震撼。

「從小印象很深刻的是父親很喜歡穿卡其的衣服，還有他對待自然事物的態度，像他在學校要管理一個花園，大概怕我弄壞植物吧！總是叫我站在門外等他。跟他去釣魚，爲了安全，他給我的却是直鈎，往往魚一上鈎，吃了餌，又直直掉回水裏。」

「我是在校舍裏長大的小朋友，看到的是小學的世界，在家中感受到的是一種生活的秩序，校牆以外的事情，總覺得十分遙遠，我的志願也很稚氣，想當個小學老師，當個寫詩的人。」

（爸爸五歲時，阿公在台中市大同國小教書，全家五口都住在學校邊角的宿舍裏，記憶裡，那是一棟只有兩間不過五坪左右房子的家，但旁邊有許多大樹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你撿果子的油加利了，因為爸爸、叔叔和姑姑沒有什麼玩具，也常在宿舍的這兩三棵大油加利樹下，撿拾它的果子。）

從《山黃麻家書》文字的描繪，再透過劉克襄感性聲音的敘述，那個井然靜美的兒時家庭，像一幕淡入的電影場景，歷歷在眼前的是——一個國小三、四年級的孩子，獨自於黃昏將臨的光影之中玩耍。不時，他翻出收在棉被櫃子裏層的一些書冊，泛舊的月曆紙書皮上題著「劉資愧藏書」的字樣；一些從書裏掉出來的卡片，上頭俊秀的鋼筆字，寫著日本俳句般的詩：還有一札一札往來應答的書信，當他好奇的拿去找母親時，她告訴他，「劉資愧」是他三歲以前的名字。一位父親半生的過往，就這麼以一種神祕幽微的方式輸入一個小孩的腦海中。

這個隱然含有「資本主義慚愧」意涵的「資愧」跟隨他三年，三歲以後，父親爲他另外取了「克襄」的新名字。如今，

劉克襄的第一本詩集《河下游》在大三時結集，不過，才出版一個星期，因爲覺得寫得不够好，他忍痛將它全數銷毀了。但是，這冊詩是一個楔子，「隱隱感覺出自己對自然的那麼一種嚮往或是那種潛伏，已經在裏面出現了，所以一剛開始寫詩，你就會清楚自己的型態，我覺得這很重要，尤其是『河下游』那三個字，記得那首詩，我寫到一個人到河裏面去旅行，最後也消失在河裏面，另外一首則描寫自己在一個草原裏走來走去。看這樣的詩，大概也看得出這個人是這樣的個性，所以那算是我的一個潛伏期吧！」

（那兒有一座看不見的山，也有一個看不見的自己，只有一個向未來開展的彩色之夢。）

這是大自然顯現給劉克襄的一種奇妙啓示和哲思，對他內在的詩人本質伸出了召喚的手，猶如日籍生物地理學者鹿野志雄，在十七歲時，便清楚地開始他個人昆蟲採集的自然之旅一般，他在服完海軍役，擔任報社副刊編輯的同時，就已經確立出自己永遠要與自然相聯的人生方向。

### 【迷人的風鳥】



風鳥，鳥類學家對鴉科水鳥的暱稱。取這個別號的原因與他們的習性有關，因爲在候鳥遙遠、漫長又具危險性的遷徙過程中，鴉科水鳥始終展現神祕的飛行、奇特的鳴叫。這種隨風來去的詭異行爲，一直引人對自然產生無限的遐思，無盡的冥想。

比較其他鳥種的好動性格，風鳥也彷彿是善於沉思的動物。

他們在開闊大地上單腳佇立，寂然不動的身姿，是最教人著迷的一幕；而他們的灰褐羽色，包含層層無法形容的果敢與毅力，更讓人聯想起流浪、冒險與漂泊。

——《風鳥皮諾查》

他不禁要這麼想，彷彿是這樣的曲折，以致他的性向與人生路途會截然不同於其他的手足，父親逝去的故事，似乎都會映現在他這個長子身上。那個被時代打斷、埋藏的故事，開始新的章回了。

#### ◆想寫詩，想找到自己

劉克襄離家北上，位於台北近郊的大學生活，爲他注入了第二種養分，崗上學子來來去去的自由氣氛，是孕育一個文藝青年最好的溫室。他見識到許多學長的優秀，以前那個在高中愛打橋牌，比較理性，數理比文科好的少年，從此時起喜歡讀一些成名詩人如鄭愁予、楊牧……的作品，他將觸角伸進文學的寶庫裏探索。因由這種種情境的淘洗，他開始思索，開始想找真正的自己，開始想寫文章、想寫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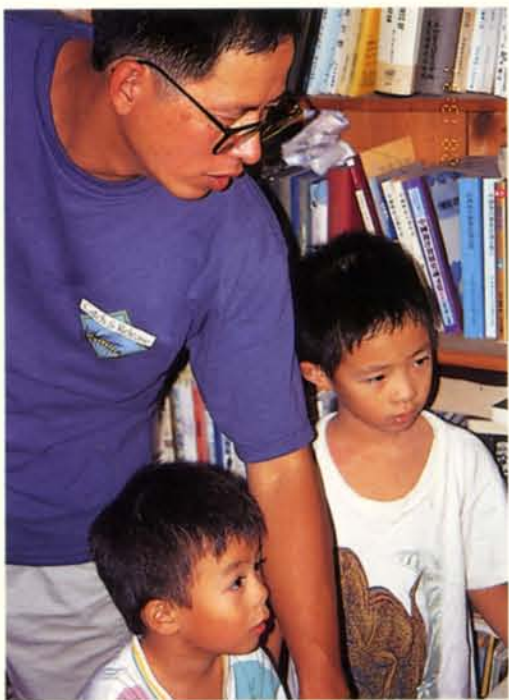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◆父子三人常在放學回家的路上，摘野菜，看昆蟲。劉克襄以不同於父親給他的方式，將文學與自然的因子，傳導給自己的孩子。

（林枝旺●攝影）



（八〇年代，爸爸二十六歲時，曾經做過一個對我個人而言非常重要的野鳥計畫……。我選擇了淡水河，從事一年四季的野鳥調查。其中，關渡沼澤區是最重要的一站。）

「我在一九八一年左右開始觀察鳥類。之前當兵時，在海上看鯨魚，看水鳥，看老鷹。回台中做事後，看到什麼不懂的鳥類，就寫信到處問，或者找書查，爲了跟同好切磋，還加入兩個鳥會組織。」

「作鳥類觀察後的第一本散文集是《旅次札記》。後來覺得應該找一個地方，定點作長期觀察，也希望吸收更多的資訊，因此到台北來。那時我住永和，一個星期得好幾天騎著摩托車到關渡、甚至到淡水河口，然後再回來上晚班，相當辛苦，一年下來，寫了《旅鳥的驛站》。這本書對我是一個啟蒙、訓練，培養自己去作定點旅行，和長期創作的堅持力。之後，我還是每天去，把它當成是自己的家園一般。」

關渡沼澤區——那個凡是愛好自然的觀察者都要溯回的原鄉，劉克襄在精神上一直未與它須臾遠離，即使在這麼多年後，他回想時是這麼說的，「土地給我的回饋是很多的」。他的動物小說《風鳥皮諾查》、《座頭鯨赫連麼麼》的寫作靈感與發源，全出自於此。

### ◆昔日的翻版，新的源頭——自己的家

劉克襄的妻子秦宗慧也是文化工作者，在報社擔任美術設計，平日也從事繪畫的創作。隨著孩子的誕生，劉克襄比較無法再像從前，出遠門從事像《台灣鳥類開拓史》和《台灣舊路踏查記》階段時，所作的長期自然旅行，他珍惜兒子奉一、奉和的成長過程，希望他們能像他一樣幸運，成爲一個自然觀察者。他親自引領著兒子進入自然的堂奧，父子三人常常在放

與孩子互動的過程中，劉克襄的自然寫作卻撞擊出另一種形式，進入了一個新的境地。「我開始摸索，想發展出一種現實性的觀察，這其實是個再訓練，把基礎性的東西做好。」由於長期觀察自然所養成的功力，讓他推開門，面對家前的一座山，也能進行觀察計畫，在平常人眼中毫不起眼的小山，卻成爲他做爲孩子自然生態教育的場所。他通常清晨上山作調查，中午再進行鑑定、繪圖和文字紀錄，七百多天風雨無阻的觀察期，完成了兼具人文、自然、親子等多種觀察角度的三大冊報導文學——《小綠山》三部曲。又因著爲孩子說故事，他創作出《豆鼠私生活》、《鯨魚不快樂時》及《不需要名字的水鳥》三部充盈著詩意與哲學味、介於文學與童話之間的自然繪本。

「相當喜歡在創作的領域裏冒險，」劉克襄加強語氣說，「其實每一部動物小說，都是自己的投射，像那隻『風鳥』，根本就是我，牠不斷冒險，倒下來，又繼續飛，每次失敗使他飛得

更狂熱，到最後，還是找不到自己，是瘋子的「風」，瘋了！一下這，一下那的冒險，回到這裡，然後質疑自己的本質到底在那裡？再繼續瘋下去。「那隻風鳥」提到我好東西。」

劉克襄用功之勤、之深，可以從他漂亮的寫作年表上看出端倪，由一九七八年的《河下流》五年之後算起，到一九九六年的十三年中，他的著作共有二十四種，包括了詩、散文、論述、小說、報導文學、歷史旅行、繪本，而且在各個階段裏，都有讓人印象深刻的代表性作品，每回他的新作剛完成，就立即引起一種注目，成爲文化界與讀者廣泛討論、評介的焦點。無怪乎一位資深的出版人，在提到劉克襄時，每每抱持的是看好與期許的口吻。

時值盛年，正是創作力強旺開展的時期，備受期待的劉克襄的自然寫作歷程，又會展現出什麼樣的新風貌呢？

不知道！反正劉克襄每次出擊，總是教人驚訝的！

註／括號（）內的文字，出自劉克襄《山黃麻家書》一書。

